

第二十三屆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
媒體藝術組評審會議紀錄

出席評審：鍾緯正 (鍾), Ulanda Blair (Blair), 高世強 (高), 矢野豐 (矢), 余志遠 (余)
大會代表：范可琪 (范)

范：我建議先逐一討論每個作品作為熱身，也讓參賽者了解大家對作品的看法。之後大家可以提名各獎項。金獎得主可獲現金\$50,000 及獎品，銀獎可獲現金\$30,000 及獎品，特別表揚則沒有獎金，只有獎狀，還有傑出作品獎，只有香港作品有資格獲得，得主可於明年二月參加 Transmedia 媒體藝術展。若沒有問題便先逐一討論每個作品，**第一個作品是《分和 (或) 合》。**

矢：我很喜歡這作品，執行上很準確，很簡單且有效地把心跳視覺化。聲音是該作品重要的部份，但是美中不足的是在同一空間內有很多東西同時發生，你需要離揚聲器很近才可聽到心跳聲，倘若能在較密封的空間展出效果會更好。總體而言，我認為心跳與視覺變化的連繫還是很強的。

范：開始時作者要求一個房間，但最後作出妥協。

余：我觀賞作品時要站得好近才聽得到，減低了作品的感染力。作品把人的生命與感受以色彩繽紛的方法展現，我認為作者可更深入地解釋作品名稱中的分和合。整體上我很喜歡。

Blair：我欣賞作品展示的景觀，令觀眾有置身其中的體會。我不認為作品表達了政治和社會對文化同質化和混合性的觀念。這作品的製作價值很高，但若更大規模便更好，它可以變得更大型和在封閉的空間展示。

余：現在作品感覺太分散，有很多背景聲音和其他的作品在附近，令觀眾無法集中。

鍾：我喜歡作品的執行，它色彩繽紛又美觀。我喜歡聚光燈營造出來的陰影。我同意作品可在封閉的環境展出。我不認為作品很創新，因為使用揚聲器和移動物件的作品，可追溯到 1970 年代 Gary Hill 的作品。我不確定作品大些會更好。因為它是通布料的長度和心跳的頻率，把兩個節拍結合，故不容易把節拍視覺化。我期望某種停止和開始，所以我認為若縮短布料的長度，便可改變節奏。現在布料的長度相同，所以一起移動，令效果變得一致。

矢：很難從揚聲器的角度分辨不同的節拍，若能將速度調慢一些，便能分辨出什麼時候是同步或者不同步，那麼作品所傳遞的訊息會更強。

高：我很喜歡這作品，你們都談到展示環境的不完美，但我覺得好的作品是有很多層次，觀眾可從每一層次獲得不同東西。大家習慣的是作品要百份之百表達，就要給它安靜的環境，要有獨立的房間，但這一方面很難做到，第二方面我看來只是

兩個不同的展示方式，並非一個好一個不好。對這作品來說，在這環境是很準確的表達。它處於各種聲音裡，你所經歷的就是你所聽到的，這是很微妙的感覺，是有生命力的。我欣賞這作品，就是它在我們這世界的環境裡，發出小小的聲音。另一層面是它表達每個人的心跳聲看似一樣但其實不同，但這不同都被消融在全球化對每個人都是雷同的塑造方式，這作品在表達這方面蠻準確。第三就是它從聲音到實質的轉換方式，從場地以至表達都很富詩意。從藝術表達到觀念的表達，這作品幾乎達到滿分的狀態。

矢：視覺层面好像一致，但是當你近看時，便會發覺個體與總體之間有明显的分別。

高：從表達世界經驗這角度，我會把這作品與《樂器》比較，但《樂器》從個人角度出發，而《分和（或）合》則較宏觀。

范：第二個作品是《BUMPY》。

矢：這個作品比較難以理解，但是整體的概念令人著迷。任何作品通過 3D 玻璃探索視覺化的東西，我都覺得很有趣。對於這個作品而言，我所理解的是當影像移動得非常快時，兩幅圖像的深度使得兩幅圖像分開，並且產生兩者間的距離，所以有了 3D 效果。我認為這作品玩弄影像的距離。但是當影像移動得非常快時，我不太容易能看得到所呈現的效果，而且我不太肯定是不是作品所應當產生的 3D 效果。你們明白這作品嗎？

余：我試圖逗留更久以理解整個作品，我認為不是要你明白作者的概念，而更多是關於觀看體驗。我對這作品不是太興奮。藝術家試圖用圖像技術進行實驗，我期望作品有另一層意義，而不只是實驗性的體驗。

矢：作者試圖通過扭曲影像的深度，以改變我們看事物的方式。他使用 3D 媒體技術且藉由不同的移動速度，來產生多樣的影像呈現。這意念很吸引，也對應他的創作意圖，但是整體效果上，對我來說並不那麼明顯。

余：我感覺不足因為沒有被作品感染。

鍾：我會拿這作品與俄國作品《帶攝影機的人》比較，那片的導演拿著手提攝影機紀錄俄國人民的日常生活。這位作者試圖玩味電影立體圖像。在角落裡有一個說明，解釋了當我們看 3D 圖像時，我們看到兩個投影，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在這作品中，他試圖使兩者不同步，右側的影像比左側的快兩到三格。因為電影語言，效果時有時無。若從上方取景，相比從旁攝影來說，影像的差異不太大。在荷李活電影中，很多立體 3D 效果是影像向我們迎面而來，讓你感受到立體感。我認為應有某種故事性捆綁整個作品，現在攝影機只是記錄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對我來說，這作品就像一種技術展示，而不是電影製作的成熟產品。

Blair: 我也努力試圖了解這位藝術家在探索什麼。不過，我喜歡這部作品，它探索三維的感知和想像，顛覆了荷李活立體電影的壯觀影像，反而創造出極夢幻的意境。它帶着一種使事物變得緩慢的引力，我喜歡它的節奏，迫使人們放慢腳步。

高: 我跟大家的觀點差不多。我也做過 3D 的作品，它在技術層面很成熟，也有它的創意。我感覺有些場景是蠻精彩的，比如說櫻花落在水上的畫面。一般 3D 影像是超真實的，但通過他的技術，他加入很多層的水面，有很強的立體感，水面層層疊疊的。從這技術可發展出我們對現實世界的表達，但是藝術層面的觀念的表達，他沒有太注意。

范: 下一作品是《勤力電路#1.3》。

矢: 我喜歡這作品,覺得很有趣,還玩了好幾次。作者把電子零件分開來,並把它視覺化地呈現,令觀眾產生不同且明顯的反應,而且作品很容易理解。這是一種不同形式的探索,當中很有趣味。

余: 我給這作品很高分,作者非常聰明地融入了許多不同元素,如科學和技術等,以展示我們日常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我玩了很多次都得到魚,然後很幸運有一次得到火。我盡量不把作品想得太複雜,這是個簡單的作品,並且有驚喜,我喜歡最終的結果。

高: 我也很喜歡這作品,是件聰明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無聊又好玩,是壞小孩那種作品。我們做事時一般都是追求最近、最直接的路徑,但這件作品卻把從起點到終點的過程不斷延遲,這其實是跟我們的生活經驗有一點切合-我們凌亂的生活並不是按照理性的、最佳的路徑進行的。他這種把過程延遲的手法,就像電影中的特寫鏡頭,把過程放大,形成特別深刻的意義,令人印象深刻。

Blair: 這作品使我想起無形的電子頻率、無線科技、電力波等,我很欣賞這位藝術家以視覺表達這圍繞著我們的一切,也享受他表達這種混亂美學的方法。作品很有原始感,是一個充滿樂趣、雜亂、玩味和具觸感的裝置。

鍾: 我認為這是一個十分成功的作品,就像推骨牌般的連鎖反應。它成功地平衡不同元素以達至這效果,我欣賞作品的粗糙,它沒有任何光鮮感,而是混亂不堪,曝露出電線和接口。我唯一質疑的是作者是否選擇使用這位置展示作品,還是寧願放在地上。

范: 是他自己選的。

鍾: 放在地上會更吸引,因為觀眾可更融入作品,現在則有點保技距離。

高: 我也喜歡它的名字,有時我們越勤力,成效越低。

矢: 作品的設定很好,你要把按鈕一直按向底部,我嘗試過一次,但沒有按到底,所以這設定能夠吸引觀眾參與,讓觀眾體會當中的含意。

范：下一部是《New Order / Siren Call?》。

鍾：純粹從影像很難明白這作品，必需要看作者遞交文案才可明白。我猜是否以高空攝影的影像代表比特幣的生產，但我不知道如何將這些圖像與我所了解的比特幣生產作出關連。我所看到的只是一些視像和聲音，沒法與主題產生聯繫。

Blair：很難理解作者對比特幣的見解，我覺得裝置很散亂，整體無法超越部分，就像是一系列不同的裝置而不是整體的體驗，很難明白藝術家對虛擬貨幣的論述。

矢：我對這方面的認識不是很深，所以我很難理解這作品。我能明白一些層面，但不足夠令我對作品有全面的理解。

余：觀看作品時，我抱著很高的期望，因為主題現代，大膽與具爭議性。作品的名字是《New Order / Siren Call?》，好像有什麼重要的訊息要表達，我試圖理解作者如何視像化這個新世界系統的貨幣。我看著角落的展示，並試圖了解屏幕上的影像，出的結論是這作品很難理解。他試圖把今天的新系統與比特幣聯繫起來，但我看不到新系統，作者也沒有定義何謂新系統。他介紹了由算法生成的比特幣，但也許我需要更加了解比特幣，才能充份評審這作品。

高：作品太欠缺了，就像一個人想說很多東西，但沒有一句說得清楚，他在每一個範疇似乎都有話想說，但還沒說清楚一件事卻又跑去說別的了，所以不知所以然。

鍾：幾年前有一個 Julian Oliver 的作品，他也曾來過這兒參展。他是遊戲設計師，創造了一個作品，模擬挖礦比特幣，並採用太陽能供電的電腦，因為對於比特幣挖礦採礦所消耗的能源，和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有很多爭論，因為使用很多電力。在這作品中，他使用產生出來的比特幣，回購一些設施來節約能源。相比之下，這作品把比特幣挖礦過程視覺化，但很難理解影像的試圖比喻什麼。

范：下一個作品是《觀潮》。

高：我蠻喜歡這作品，它把技術與他的想法表達得很準確，它的技術其實很簡單，就是軟體裡的一個特效，然後用表現水的活動的方式表達山，再用表現山的方式表現水，用這簡單的方法，給我們的感覺強烈而直接。作品讓我們感受到媒體環境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差異性，從中得到一點覺悟。

矢：我覺得很難投入這件作品。我喜歡它的影像以及黑白攝影。我認為山比水更成功。山像波浪一樣移動是有趣的效果，但水的部分則略微平凡，水仍然是水。我在作品前逗留好一會，仔細地看著水的影像，但無法理解它的概念。這作品很簡單而直接地應用兩個錄像投影。我希望從作品中獲得更多的訊息，但最終還是無法全面讀懂它。

鍾：作者有否要求大一點的布幕？

ifva: 她要求大一點的布幕，但由於場地所限，這是我們所能提供最大的了。

鍾: 我不太肯定她的原意是要布幕就這樣從天花板垂下，底部沒有墜力，所以冷氣令布幕晃動。

矢: 有時不知道究竟是影像在移動，還是布幕本身晃動。

鍾: 這作品很簡單，效果也不持久，我的意思是不能令觀眾投入其中。

Blair: 我第一次看到這作品，它的規模更大，布幕分得更開，觀眾更能投入其中。現在的安排下我可以接近布幕，而且影像變得抽象了，就如看着月球表面的景象。作品非常簡單，但我喜歡它顛覆我們對自然世界根深蒂固的理解，摧毀由技術支配的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距離，也把表現與現實的距離拉近。作品是一個好的開始，但藝術家可把這些意念發展得更深入。

余: 我認為作者是要觀眾靜觀。當我最初看到影像時，開始時好像是靜止的，但當你慢慢投入作品，便可看到動態及改變。作品體驗是好的，很靜態及細緻。當你投入山的移動及節奏，便能感受到個中的力量，而水的部份就更含蓄，這作品是提供很好的體驗，很有禪意，世界看似靜止不動，但其實在移動。在她的作者的話中，作者說企圖質問影像中什麼是動的，另一層面是影像中什麼是不動的

高: 我想補充一下，我認為這作品展示的規模應更大，理想的話這作品應給人宇宙洪荒的感覺，這感覺蠻重要，在這環境展示很可惜，我要靠自己想象去經驗作品。

范: 下一個作品是《樂器》。

余: 這作品很好玩，外形有趣。它解構某些樂器，作出某些聲響，我不太肯定那是否能稱作音樂。對作者來說，這作品建基可能是很個人的經驗，但對觀眾來說，只能按開關掣及改變速度，只此而已。若作品有另一種詮釋或意義，我看不到。

矢: 我喜歡作品的製作，對我來說意念很有趣。很多亞洲人，例如我，小時候都有過被迫學習樂器的經歷。但這作品並不是很成功，作為樂器，它發出的聲音並不優美。但可能這是故意的。作者使用很好的物料，但我不肯定這件作品是否成功。

Blair: 它是一件製作精美的藝術品，卻很脆弱。我對接觸作品覺得有點緊張，它沒有明顯帶出互動的可能性，但有這個意念，這可能是藝術家希望探討的議題。這作品推翻我們的習慣。作為互動性物件，我不肯定怎樣玩這樂器，我擔心會破壞它。

鍾: 我不會作評語，因為作者是我學生。

高: 這作品優點是它很準確地表達一些與作者個人相關的經驗，第二個優點是它沒有作很激烈和對抗性的回應，而是用一種詩意的方式，當中有其美感。他把樂器重建成一個個人的樂隊，有點傷感。缺點是它的關注點比較小，跟前面有關聲音的作品相比，它的格局太小。作品的製作太精美，有損它的力量感。

范：下一個作品是《傾覆》。

余：這作品的不斷旋轉，讓我身體有反應，令我有頭暈的感覺。裡面的影像很特別，有關一個頭髮飄揚的女人和女孩，她們的影像漸漸變得模糊，這些影像令人產生某些詮釋，我很想了解作者希望詮釋什麼。

矢：我還在深思這件作品，我開始時並不明白，但之後可以慢慢產生聯繫。這是一個引人入勝的雕塑，技術上很先進，是一個有趣的數碼及動感/物理元素混合品，讓人不只看到數碼或物理元素。作品有很大潛質，我很喜歡，而且很美觀。作為雕塑它很有張力，此時我仍在思考它所表達的含義。

Blair：它企圖探討物理與心理的聯繫。作品以影像和雕塑混合數碼與動力元素，我認為與表面和深度的概念有關，即我們每個人的表面與內在的分別，它使用科技探討心理。雖然我很難準確地解釋這作品，我喜歡這位藝術家的探索。

余：當這女人和機器在轉動，它們的轉動是否同步？

矢：當機器不開動時，女人在轉動，但當機器開動時，女人又不轉動。這是個複雜的同步裝置，製作得很好，我對它的構造很感興趣，喜歡它作為一件物件，也喜歡它的效果。這是一個很精準的作品，但這種精準有別於《分和（或）合》。作品很濃縮，雖然意義不明顯，但并不重要，因它有很強的感染力。

Blair：我喜歡作品把冷冰冰的科技與這個被困在科技內活生生的人作出對比。

鍾：我喜歡這裝置的準確性和精準度，它完美地把屏幕上的虛擬圖像和整個結構的機械生產同步，它的外形是 100% 完美的，但我很難投入它的內容和背景。這個旋轉的女人是誰、她在頂視和眼睛水平的構圖中有什麼狀況？我試圖理解這作品，但它沒有提供任何線索。就如《動力電路#1.3》，所有機械部件都暴露在外，這作品是一件製作精良的動態雕塑，顯示器就像一個破碎或被解構的液晶屏幕，以某種燈光作為背景。作品就像一件可放置於客廳裡的家具，我很難把它置於某種處境以作進一步的闡述。

高：作品技術上有一定質素，語言表達上也有玩味，但是在表達觀念上不太明顯。我們做作品某程度都是因為自己的想法和觀念，或者對社會，尤其是消費社會有一種抵抗，若作品太容易被商業文化消化掉的話，就有一種威脅，而這作品就有這特質，就是很容易被商品化。

鍾：這是一件屬於畫廊的作品。

矢：有人可告訴我，作品的中文名字是什麼意思嗎？

余：與英文名字相若。

矢：作者花了很多功夫把數碼影像與質物同步，所帶來某種社會意義，興許人們旋轉或不旋轉。

范：下一個作品是《維多利亞之東》。

余：這作品很本土、很地道，非香港人甚至年輕香港人未必欣賞。

矢：這位作者很出名？

范：她曾參與一些展覽，但仍年輕。

Blair: 她去年曾參與錄映太奇的駐場計劃，曾作很多關於香港這地區的研究。

矢：我很喜歡這裝置和作者把空間分作不同形式的投影：一個玻璃，另一個是實質的投影在牆上，還有一個是兩者中間，使用角落呈現。房間內有不同的東西產生，令這空間很有趣，我很喜歡當中的體驗。

Blair: 這是我第三次看到這作品，其他兩次都在漆黑的空間內，令人更易投入其中。對我來說，最喜歡的部分是投影在玻璃上的海底場景，但不幸地這一次我未如從前般投入其中。我欣賞與尊重她花了那麼多時間在研究之上，與及從中獲得的資料，並將之融合在這個彷如親歷其境的體驗之中。

鍾：我曾在廣州看過這作品，但沒有看過錄映太奇那個展覽。我懷疑錄映太奇那次有多一點的文字敘述，因為之前看過這作品，這一次看沒有預期那麼好。

范：這展館有一些限制，作者原本希望使用暗一點的地方，起初有兩個選擇，其一是在房間內，第二個是現在的位置，因為一些個人原因，她選擇了現在那位置，因為那房間太近電機房。這空間未必對她的作品最有利，我們在設置作品時有很多討論，也嘗試把場館的所有燈光都關掉以觀察效果，但現實上我們需要為 4 樓的作品開其中一些燈，但都盡量不干擾她的作品太多。

余：作為一個香港人，我很喜歡這作品。我欣賞它使用這抽象的方法紀錄香港的這地區。我很想知道為何她選擇這地區，也期望知道她使用什麼概念，以及大自元素與及與香港人的關係。我認為作品的聯繫很好，我很欣賞它連結人與大自然以及對香港歷史的詮釋。

高：我也喜歡這作品。難得的是它的觀念跟表達手法非常直接，我的學院裡就有類似的創作方式，但一般學生們的作品都很繁複，這作品難得的地方是語言非常直接，選取了很單純的元素來表達，很準確和清晰，也能感受到強烈的詩意。有一些具體的處理手法我很喜歡，有一幅照片上的國民黨國旗是正的，但在建築上的字卻是反的，不知這是否故意的手法，另外那個燒焊的部份我也很喜歡。它用光譜一樣的投影方式，帶出現實主義研究的層面。若說有什麼缺點的話，就是手法太國際化，就是說太成熟和完美，缺少一種質感。

范：最後一個作品是《Wave Series》。

余：我覺得這作品是可以容易商業化，它可變成一件商品，具有設計美學、平面設計與及養眼的元素，我不是不喜歡這作品，但可能沒有足夠的藝術性。我期望看到作者的深一層想法，我看到到作品處理不同形狀與光的變化，使用海的動態產生這些形狀是個聰明的點子。

高：我同意作品很容易商品化，但我覺得有趣之處是它是抽象藝術在現代的表達方式，像唯美的抽象畫，第二是它是非內容表達的一段時間，我自己是影像藝術家，我非常強調時間的塑造，一般的時間性作品是講故事的，至少是至少有點兒內容表達的，但這作品沒有，它是個抽象的非表達性作品，有一點啟發性。它的手法成熟得太完美，所以是缺點也是優點。

Blair：我不自覺的把作品與現代主義的格線連繫起來，格線是現代主義的其中一個主要表徵，這作品展示格線對現今年輕藝術家的影響。我喜歡作品的密封式設計，同一算式分別在三件作品中使用，效果各異，顯示現今數據可如何被操控。

矢：我認為這作品製作精美，作者選擇不同的物料來展示他的概念。但作品沒有挑戰極限，重點都放在表面與視覺效果。他應多探索算式，可通過算式創造很多東西。但要設計有趣的程式和決定所得到的表達，作品現在用同一算式，把焦點放在其他地方。現在有三個並排的顯示屏，若三個顯示屏跟據不同的先後次序直立排列會更有趣，這方面對我來說有點失望。

高：作者選擇在房間中央展示作品，而不是靠在牆上，所以背面也很重要。我看到背面也很整齊，若亂一點更有意思，就是說前面特別漂亮，後面很亂的話更有意思。

鍾：因為我來自那年代，我做過很多 Flash 動畫。我很熟悉他試圖將這種 Flash 算式轉換成機械的方式，通過使用光和位置作為媒介來創建光學幻象。他有幾種方法可以把作品更進一步。作者現在隱藏機械部分，所以你看到的只是光線和動態的幻覺。一種方法是令機械部件可見，以便人們了解這種幻象的機械結構。另一種方式是通過程式。現在作者使用單一的軟件來探索不同的光 and 材料排列，我認為可以試圖把不同的角放在一起，令人產生連接的錯覺，或者在同一個屏幕上使用不同算式以增加多樣性。這作品就像抽象繪畫，因為具設計感，有被大量生產的潛質。

余：我試圖幻想這作品放大一百倍，有一整幅牆那麼大，並放在全黑的環境，會提供不同的體驗和觀賞性。正如我們都同意，現在作品大易被商品化。

高：作品的零度表達挺有意思。

范：現在是時候決定獎項，有金獎、銀獎、特別表揚和傑出作品獎，你們可提名可獲獎的作品。

矢：對我來說，最佳作品是《分和（或）合》、《勤力電路#1.3》、《傾覆》和《維多利亞之東》。我對《傾覆》不太肯定，它是件製作精美的物件，但...

高：我最喜歡的是《勤力電路#1.3》、《分和（或）合》、《維多利亞之東》和《樂器》。

余：我投票給《分和（或）合》、《勤力電路#1.3》、《傾覆》和《維多利亞之東》。

Blair：我也是。

鍾：《分和（或）合》、《勤力電路#1.3》、《傾覆》、《維多利亞之東》和《樂器》。

矢：特別表揚和傑出作品獎有何分別？

范：傑出作品只有香港作者有資格競逐，金、銀獎和特別表揚得主也可同時獲得此獎項，所以一個人可同時獲得兩個獎項。

余：我在《維多利亞之東》與《勤力電路#1.3》之間，哪個可獲金獎掙扎。若要給分數，會因為它的方法較好而給《勤力電路#1.3》較高分，可能不是《維多利亞之東》的作者的錯，但我未能看清楚水的部份，所以觀看的體驗並不明確和切身，而《勤力電路#1.3》則給我切身體會，它以聰明的方法展現內心深層次但簡單的過程，所以值得獲得高分。所以我會給《勤力電路#1.3》金獎和《維多利亞之東》銀獎，特別表揚給《分和（或）合》，因為我喜歡它使用心跳，令作品有生命力和感動人心。傑出作品一定要給《維多利亞之東》。

范：那你會放棄《傾覆》。

余：是的，可否給雙重獎項？

范：要看情況。

Blair：對我來說，《勤力電路#1.3》是金獎，《分和（或）合》是銀獎，《傾覆》是特別表揚，《維多利亞之東》是傑出作品。

矢：對我來說，《分和（或）合》與《傾覆》分別是金獎和銀獎，對我來說這兩部作品最準確和有張力。特別表揚是《維多利亞之東》，我喜歡這作品的敏感及可觀性，它令我想起 Issac Julian 的作品，她應去德國觀摩，之後製作更多作品。

鍾：對我來說，金獎是《勤力電路#1.3》，銀獎是《分和（或）合》。其他還在考慮中。

高：我選《勤力電路#1.3》為金獎、銀獎是《分和（或）合》、《維多利亞之東》是交流獎和鼓勵獎。

范：有四位評審選《勤力電路#1.3》為金獎，只有矢野豐沒有選它為金獎，只選為特別表揚。大家都同意金獎給《勤力電路#1.3》嗎？

(評審們都同意。)

范：現在決定銀獎。大部份人選《分和（或）合》，有 3.5 票，因矢野豐選了《分和（或）合》或《傾覆》，余志遠沒有選《分和（或）合》為銀獎，他選它為特別表揚，《維多利亞之東》為銀獎。鍾緯正、高世強和 Ulanda Blair 選了《分和（或）合》為銀獎，也許你們可討論一下？

余：《分和（或）合》得銀獎我沒異議，但作為香港人，我給《維多利亞之東》感情分所以它有高分，我喜歡《分和（或）合》，給它銀獎沒問題。

范：那《分和（或）合》得銀獎。現在決定特別表揚及傑出作品。

鍾：我推薦《維多利亞之東》得特別表揚，《樂器》為傑出作品。我同意高老師所說，這作者較年輕，而其他作者則較有名。

余：羅玉梅很有名嗎？

鍾：相較之下她較有名。

高：交流獎應給剛畢業的年輕人。

范：若你們認為到影展交流的機會應給年輕作者，我尊重你們的決定。但我也希望你們考慮這獎項的名字是傑出作品獎，代表這比賽給予作者的嘉許，而獎品是去影展觀摩，因為今年有贊助機構，所以若你們的決定是根據獎品的話，我有點猶疑。你給這作品傑出作品獎，是因為想給年輕作者，還是因為作品本身傑出？《維多利亞之東》和《傾覆》的作者也許相較《樂器》成熟一點，他們也沒到過德國的 Transmedia，對他們來說也是新體驗。但若今年你們決定這是你們其中一個評審標準，我尊重你們的決定。

高：我想問交流獎是以資格認定還是鼓勵年輕藝術家創作，前者要求作品要達到一定水平，作為鼓勵青年藝術家是另一宗旨，剛畢業的藝術家要堅持下去是非常困難，尤其在香港這商業社會，若給他交流機會，能為他內心帶來很大鼓勵，所以要清晰一下是那一種標準。

范：ifva 是一個培養及鼓勵年青及成名藝術家的平台，讓他們能繼續發展獨立創作，這是我們包括去影展交流作為獎品之一，無論作者年輕與否，到外地影展交流都是很好的經驗，有助他們吸取海外經驗，這是我們設立這獎項，而非其他獎品如 iPhone 或其他產品的原因。這獎項稱為傑出作品獎，獎品是參觀海外影展。我們不應比較誰較年輕或較成名，而應集中討論那個作品最值得獲獎。當然若你認為兩個作品水準差不多，可把作者的年紀作其中一個考慮因素。

高：從作品的水平來說《維多利亞之東》是更好一點。

鍾：《維多利亞之東》與《傾覆》水準差不多，我建議給《維多利亞之東》傑出作品獎，《傾覆》拿特別表揚。

矢：我同意，《維多利亞之東》很切合這地方，是最佳的本地作品，而《傾覆》則時超越地域。

范：今年我們把最佳本地作品獎改稱為傑出作品獎，因為最佳本地作品獎代表作品多方面都最佳，若金獎給《勤力電路#1.3》，那麼它是今年的最佳本地作品，所以這名稱帶來一些邏輯上的問題，所以今年改為傑出作品獎。這個獎的得主能獲得獎座和到訪外地媒體藝術節的機會，而特別表揚得主則可獲得獎狀。從主辦單位的角度，傑出作品獎給予整體傑出的作品，而特別表揚則是作品整體未必達到金、銀獎水平，但某些部份你認為值得注意或表揚。

余：我喜歡《維多利亞之東》，認為它值得獲傑出作品獎，而《傾覆》絕對是好作品。

Blair：《維多利亞之東》是與別不同之作，作者使用不同的工作方式，作品是一項敏銳、深入、靜態、和研究為主的計劃。這是個獨一無二的作品，因此我認為它應獲傑出作品獎。我認識這位藝術家，認為羅玉梅可憑這獎項得到更多的注意。

范：那麼《維多利亞之東》獲得傑出作品獎，《傾覆》得特別表揚。

媒體藝術組得獎作品

金獎

《勤力電路#1.3》

王鎮海 / 香港

銀獎

《分和（或）合》

山田哲平 / 日本

特別表揚

《傾覆》

黃智銓 / 香港

傑出作品
《維多利亞之東》
羅玉梅 / 香港